

疯狂的 魔性



疯狂的魔性

〔日〕森村诚一 著
亚苓 译 大兰 校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年·北京

疯 狂 的 魔 性

森村诚一 著

亚 苓 译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
武穴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7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7—80041—106—0/I·9

定价：2.45元

译 前 语

森村诚一是中国读者颇受欢迎的日本社会派作家。他的小说明显带有社会重大题材。该书原名《摩天楼的死角》，是森村诚一的成名作，曾荣获日本第15届江戸川乱步奖。

作品主旨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竞争的残酷和凶恶。为了自家发展，不惜以牺牲别人性命为目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恨可怕的呢！

是自杀还是谋杀？是情人的放荡所致还是仇人的泄愤之举？

小说层层布疑，情节迭宕起伏，看似山穷水尽，不料绝处逢生，推理步步深入，把你带到云里雾里然后来个悄然落地，使你在享受艺术的魔力的同时，探寻日本社会黑势力内幕的根蒂。

——本书更主要的还成功的刻划了一批刑警的形象；他们都是令人可信的克敌制胜者。

这部有着神秘色彩的惊险侦探小说，曾在日本一版再版，引起长时期的轰动。本书是根据第22版本翻译的。

译书过程中，曾得到大兰女士的大力协助，并蒙多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译的匆忙和印的仓促，错误和缺点不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冀于今后有再版改正的机会。

目 录

倒在旅馆死角的尸体·····	(1)
四把钥匙之谜·····	(11)
密室的秘密·····	(37)
刑警官内心的疑点·····	(58)
通缉女秘书·····	(67)
又一具倒在旅馆的尸体·····	(80)
神奇的结婚请帖·····	(94)
影集里的新发现·····	(116)
灰色的邀请·····	(137)
福冈的魅力·····	(148)
潜向南方的幽灵·····	(170)
罕见的分身术·····	(181)
挖出“替身”·····	(191)
疯狂的魔性·····	(214)
谁是主犯·····	(239)

倒在旅馆死角的尸体

此刻，久住的心绪特好。

他眯缝着双眼，一边看着女秘书有坂冬子交来的有关“业务提携”会谈的记录整理稿，一边却骂了起来：

“前川，你这个小子，要是让你看了这些，准得吓死！……”

骂也是乐的表现。和美国最大的旅馆集团——国际旅馆托拉斯（CIC）的业务合作马上就要实现了，久久悬在心里的石头就要落下地，能不乐么？

“不，不光是你前川，就连你的大老板全日航的人见了也要吓呆！要是他们也对你反目了，那你的事业就完蛋了……哈哈！”

久住政之助是东京皇宫宾馆的总经理。皇宫原来只是在日本旅馆业界存在但并无名气的一个小铺子。它位于千代田区竹桥濠畔，战时只有50个客室。久住原来也很寒碜，还被人解雇过。他的惊人之处就在这里：他不气馁，不怕打击，不仅在战后驻守军解除管制时勇敢地接收了那么个靠零星经营度日的穷小铺子，而且充分运用他的经济头脑和超前意识，从当时萧条的东京看到了它未来的繁荣，旅游业的兴旺，外来客人激增，因而采取积极的应变措施：增强设备、扩大建筑。如今，皇宫已是拥有地上35层、客室2000多个、大小宴会厅70余个的超级旅馆，久住也成了东京——

不，是全日本国旅馆行业屈指可数的赫赫人物！

没有久住的积积经营态度和远见卓识，就没有新皇宫的今天；小皇宫也许早就被50年代后半期迅猛发展起来的日本旅馆业浪潮所吞噬！

久住的精明恰恰是在他不放弃小皇宫那仅有的五十个小客室，抓住它，精心经营，同时又把眼光放到未来的事业上！

日本旅馆业是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兴盛起来的。当时几家大点的旅馆如阿普拉、东京美池、银座东急、阿大琪等竞相扩建，于是东京城内七零八落地树起了座座高楼。然而当时的所谓高楼，至多也不过拥有500——1000个客室的容量。这个数字在今天显然是不够的！

如今，衡量一家旅馆的规模，并不是只看那一点“保障供应”的客室数，还要看它的饮食等其它副设施；因为在今天旅馆的经营里面，已经由单纯的“睡”（客室）发展到吃喝玩乐等多种经营项目，而且这些方面在旅馆经营中占有重要比例。

当然啰，如果客室量特大，有2000多个，在同行业中还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不光有二千多个客室，把其它项目如宴会厅、多种餐厅、高尔夫球场、游泳池之类的经营也搞了上去，那就更是同行们所望尘莫及的了！

正是在这些方面，新皇宫脱颖而出，独占鳌头！

新皇宫所拥有的超级设备，恰好适应了日本旅游业和旅馆业迅猛发展的需要。飞往东京的国际航线的增加及行业的大型化，扩大了客流量，并且旅客由个人发展到团体化。旅馆行业因之迅猛兴旺起来。进入60年代后，皇宫的客室年使用率常常超过90%（不包括故障室和业务办公室）。与此成正

比，宴会等项目的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当然，乘着这股旅游热，别的旅馆多少也得到些好处。但对于那些讨厌分散居住的高级团体客人，皇宫就具有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而团体旅客正是旅馆经济资源的主要来源！

这也就是久住暗暗为之欢喜之处！

但是，这里却冒出了一个阻遏久住独占鳌头的铁腕人物，他就是前川。

前川礼次郎是东京亚露宾馆的总经理。

他原先经营的铺子，在日本旅馆业界历史最悠久、最有名，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但是面对着东京旅游业的兴旺和外来客的陡增，它就显得很不适应了，不仅客室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设置、设备也显得落后。为此前川常常感到苦恼，寝食不宁。于是在当时政府、都厅和有关航空部门的支持和怂恿下，他耗资160亿日元，终于在同敷建起了一座巨型的超豪华的宾馆。

这就是新东京亚露宾馆。它拥有地上42层，地下4层，楼高150米，客室2500个，一次可容纳4200名住客！不用说，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皇宫；尤其是它把标准的单人房和双人房作为主要客室来设计，就进一步赢得了全日本航空公司和日本旅游公司客方的青睐和喜爱，而这两个公司原来都是皇宫作为主要客源联络的网点，现在竟被东京亚露抢了过去。

东京亚露与皇宫展开了正面的交锋。

如果说，今天的皇宫是在拼命阻扼亚露的优势，莫如说它从“霸主”的高台上被人家赶了下去。

久住和前川本来就有旧隙。久住未露头时，在东京旅馆业界一手遮天的就是前川。他当时在东都大旅馆当总老板。

久住跟他合不来，他就以久住老人身体不好为借口，把他一下从大旅馆赶到那个破烂不堪的老皇宫小客店里去。为此，久住恨死了前川。

久住怀着振兴皇宫、气死前川的最大决心，终于把老皇宫改造成了超一流的特大旅馆。

然而前川并不就此放过他，他来个回马枪，把跟随久住下到老皇宫的几员虎将统统从久住身旁要了回去，使久住一下子失去了得力的帮手。

久住为此写下血书要争回这口气：不超过前川死不甘休！

不幸的是，他的地盘已不容他再发展了！而现在买地皮又是何等地昂贵和不容易。前川呢，在平河区高台还拥有2万来坪*土地，那是他当年从旧贵族那儿买下的。这本身是一种优势。久住自己既无办法扩展，又不能遏抑前川扩展，他和前川的距离就拉大了。

话说回来，此刻就是久住能够扩展，那伴之而来的庞大的经费开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筹措得到的。

久住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

如同嘲笑久住那副窘态似的，东京亚露所处的位置恰好压住了皇宫，其墙脚踩住了皇宫的筋脉，显得那么高傲，那么昂首挺胸。

不用说，现在团体客纷纷被亚露拉了过去；而且不仅如此，就连向来作为皇宫摇钱树的屋顶回环瞭望台、空中蓝色广告牌，也被亚露以同样的办法所压倒！

如今的皇宫宾馆真如夕阳西下，就连最热闹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也变得寂寞难耐！

所幸的是东京的旅馆是绝对的供不应求，所以皇宫在客

* 日本土地面积计算单位，一坪等于3.3平方米。

室使用率方面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客种的低下和宴会部门的劣势是可想而知的！

久住的败北感越来越深重……

屈辱与愤怒交织在久住胸间……

就在这时，久住想出了一个挽回劣势的绝妙计策，那就是和CIC开展业务合作！

所谓CIC，它是由美国旅馆商人发起，目前已扩向世界绝大部份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旅馆行业集团。在经营业务上，它又和世界航空大托拉斯“WWA”有联系。这是因为：国际航空旅客的增加并且随着客机的大型化，航空部门必须要跟旅馆业界合作。你有能力航运，但是不能保证旅客的住宿，旅客就会有所顾虑而不选乘你的班机，你的航运就要受到影响。要想大型喷气式客机和SST一些超音速客机能按时启航，航空公司必须考虑乘客的“落脚店”，这是在激烈的空运竞争中，能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要害就在这里，不能搞好本航线上的乘客的住宿问题，别人就不购买你的航空券，你的飞机就不能保证满员。各个航空公司在飞机上的优惠竞争，莫如在确保“落脚店”上的你死我夺！

另一方面，对于旅馆来说，同国际航空部门合作，就能依靠那条广阔的航线，定期地保证客源，所以它亦有好处可捞。

WWA航空集团和CIC之所以能够打得火热，日本的全日航公司之所以能控制住东京亚露的经营命脉，其个中经纬就在这里！

总之，久住已向CIC提出了“业务提携”。这个提案，

无疑会得到早就在一旁觊觎日本旅馆业的CIC的欢迎，并对它日后钳制东京及东京以外的大阪、万博那些充满诱惑力的竞争市场，提供了便利和条件。

何谓“业务提携”？就是皇宫委托CIC经营宾馆，亦即皇宫由CIC支配，打他们的牌子，广泛开展旅馆业务。

因为CIC在海外是一个拥有实力和享有声誉的国际集团，人们信得过它。

现在这个法宝被皇宫抢了过去，它就可以借这张王牌压倒东京亚露，变被动为主动！

这个打击实在太猛也太大了！不仅对于东京亚露是这样，甚至对正在和WWA争夺航空优势的全日航公司也是莫大的打击！

当然，在皇宫，除了久住，其他领导人对跟CIC的合作都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是：企业经营不应当单凭个人感情或恩怨，应当有起码的民族良心。不过他们都没敢当面说出来，那是因为跟CIC的合作实际上也有收益，他们拿不出舍此而谋他的更好的办法。如果贸然提出来，倒显得他们反对的动机好像是害怕CIC的介入而敲破了自己的饭碗，但求明哲保身似的。

皇宫和CIC今天终于搭成了会谈。

会谈是在平等互利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一切交涉顺利！

所余二项，一是关于基本业务的分管，一是关于CIC的提成问题。这二项原以为阻力较大，现在看来也不成其为问题了。

此时此刻，久住一想起这些，并由此联想到所给予前川的惨重打击，就打心眼里高兴，禁不住快乐得笑骂了起来……

女秘书有坂冬子就坐在他身旁。他审阅已毕，把记事簿交与她。

“那么总经理，我告辞了！”有坂冬子收起记事簿，站起身来。

“嗯。今天能回到妈妈身边就好。许多天了，让一个女孩子家住在外边，多不应该。好，明天给你假，好好跟妈妈亲热亲热。”

久住眯缝着老眼，象看孙女似地看着有坂冬子。这副样子，倒象是个隐者，显得那般慈祥 and 闲适，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一个经营超级宾馆的大老板，一个在日益尖锐激烈的旅馆白刃战中要尽手腕的冷血动物！

作为住房，久住占据了皇宫的3401室。这是一间连房，由寝室和会客室合成。前面的两根横梁，表明这个连房是这栋房子的最高层——34楼1号室。有坂冬子作为久住的贴身秘书，也住在34楼，即久住的邻室——配有沙发的单间3402室。近来由于较忙，她协助久住处理了部份急件，故在旅馆多住了些日子。为此，冬子的家人曾向久住打听过冬子。

原先，有坂冬子是在服务台的问讯处工作，被久住看中，擢升为他的私人秘书。这样，冬子那副聪颖的天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最近，冬子更加得到了久住的宠爱与信任，以至公司职员都说她是“总经理的影子”，连公司的其他头儿也对她刮目相看。

大凡精干的秘书都难脱“狐假虎威”之嫌。不过冬子一点也不给人这方面的感觉。她以其漂亮的眸子，娴静的容貌，对谁都热情的个性，赢得了公司上下的普遍赞扬。

老实说，皇宫的大多未婚男性职员都对冬子燃起了一股

亲热之火；而且，不光是皇宫，就连交际广泛的旅馆实业界也同行中，有相当多的人也成了“冬子迷”。

久住更是为有冬子这样的贴身秘书而自豪。凡是公共场合（也有时是私人场合），他都带上她。久而久之，冬子也成了同行中有名的人物。

冬子的家住在驯马场的尽头。她的不常回家，除了她的秘书职务外，大半原因还在于久住一时片刻都离不开她。确实，有冬子在身边，久住才高兴；冬子一走，他的心里就失去了平衡。

对于一个接近喜寿* 高龄的老人来说，要论他有什么野心，那不如说是出于男子本性的需要。男人都喜欢年轻美丽的女性伴随着自己。久住看上冬子，与其说看上她的聪敏能干，不如说是看上了她的年轻、热忱、温柔和可爱，以及女性外表的多种线条。

“钥匙就放在这儿，您常用的安眠药也放在桌上了。”

冬子把钥匙放在一张黑檀木小圆桌上。钥匙后面的白牌上印着宾馆的名字和房间号码。钥匙牌的白色与圆桌上的黑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冬子准备出门，忽然踌躇着停了下来。

“总经理——”她叫了一声，依恋地望了望久住。

“怎么啦？”

久住显得十分关心，白天他大声训斥职员的粗嗓子此时完全没有了。

“我、我不知怎么……也许是空气干燥吧，我感到很渴。真不好意思，现在向服务台要杯冷饮可不可以？”

这么一点小小的请求，有坂冬子却犹犹豫豫着说不出口。

* 指77岁高龄。

“什么，是这个呀！我不是早对你说过，你想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要我有的！”

久住对她那种遇事细心、什么都很讨人喜欢的脾气，格外地宠爱。

“话是这么说，可我也是本公司的职员，太随心所欲了是不允许的嘛。”

冬子十分审慎地说着，一面拨了内线电话给服务台。

不一会儿，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服务员端来了果子汁。

有坂冬子上前为她打开门，说：“实在麻烦你了！哦，请放到搁钥匙那儿。”

“是这儿吗？”女服务员指着冬子指的那张小圆桌，行了礼，准备离开房间。

“麻烦你把那玻璃杯给我，”冬子再次请她。“马上就喝。咱们一起走吧。”

冬子坐到桌旁的椅子上，津津有味地喝起饮料，她一口气喝了2/3。“真好喝！”她向久住和女服务员道了谢，站起身子，无所谓地看了一下手表。

“哟，表停啦？对不起，吉野，现在几点？”

“7：50分。”叫吉野的女服务员看着自己的手表，回答。

“谢谢！”冬子又道了谢，然后朝带着几分寂寞的久住轻轻点了点头。久住在目送她。

“总经理，晚安！”说完，冬子和吉野走出门去。门，随手关上了。

久住一下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寂寞。他很早就失去了老伴，几个孩子也相继独立，除了要钱时见得到他们外，平常根本见不到他们的影子。对于无所寄托的久住，冬子就是他

唯一的精神安慰。

一会儿，久住就要就寝了。不幸得很，这个就要躺在最高层的豪华房间里的大老板，却象成了一个尝试孤老寂寞的老头儿。

他面朝门口，背向窗户。夏日的黄昏，几缕余辉即将退去，苍茫的天幕下，大都市淹没在碎玉般闪亮的光海里。

冬子一离开老人，就扑进了那碎玉般的灯海里。当然，那花丛中或某个黑暗处，会有一个心上人在等她。

冬子出门的时候，意识到老人留恋的目光，所以她把门关得很响。随着门锁自动上锁的响声，老人和冬子就这样地被隔在两边：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

四把钥匙之谜

房间的钥匙

7月22日清晨7时过后。

皇宫三十四楼客室服务部女主任吉野文子，清早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给3041室送早报和咖啡。

这个工作，是34楼值夜班的服务部主任早上被作为首要任务的服务性项目。不管怎么说，这个“例行公事”如果出了差错，久住就会一整天情绪不佳。因此对该楼服务部负责人来说，这是个既简单又重要的工作，准时、顺利地通过了它，她也就从漫长而辛苦的夜班里解脱了出来。

吉野文子站在庄严的漆了泥金的铁门前，做了两三个深呼吸动作，才让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她轻轻揪了门铃。

室内传来“咚咚”和优雅的电子传呼声。然而没有动静。整个贵宾室就如凝聚在早上恬静的海底一般，在高层建筑的最高层里安躺着。

文子有些纳闷了。若是往日，象等候电子传呼似的，门立刻被睡意适足、表情爽朗的久住打开了，可是今日……

文子又揪了一下门铃。这次她稍为用了点力。侧耳倾听，室内仍然没有起动响声。

“怎么回事呀……？”

一时间，文子不知所措。

或许是昨天开会和摆宴太累而睡过了吧，但那种事总经

理是从未有过的。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文子迷惘了。

向上司请示，可这会儿谁也没有上班；只有她是34楼服务部的最高主宰。就这么等候着直到经理睡醒？还是用服务台的值班钥匙把房门打开进去完成“公事”？

……这么踌躇着。又过了10分钟。

不能再磨磨蹭蹭了，盛咖啡的保温壶快要失效了。文子连着揷了三四下门铃，可是室内仍然没有动静。文子想到早上服务工作晚了久住那不高兴的脸；为了早上的一点过失，全公司职员就要难受一整天！想到这儿，文子决定：我大不过是在他熟睡的时候进了他的房间，可我是为了送咖啡和报纸。我按时把东西送来了，然而他却在睡大觉，能怪罪我吗？

文子用服务台的钥匙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内门关着。她走进外室。外室与内室只隔着一面墙，内室靠左手那方。文子由门口进入，把咖啡和报纸放在外室左角黑檀木小圆桌上，就准备出去。忽然，她想起久住因为讨厌电子传呼声，这3401室被特别地取消了内室的传呼装置。如此，即使她在外面呼叫了，而睡在内室里的久住还是听不到的。这样，即便她把东西送到了前面会客室，也不能算尽了职。呼叫了，但是不起来，同他完全没有听到呼叫是有很大区别的。何况文子作为这层楼的老班头，是知道传呼装置没有通到久住的内室的，至少她也应该这样想到。

于是文子逡巡到门口，有分寸地敲了几下。内室仍不见动静。

这次只隔一扇门，里面无人动静的迹象就更为清楚。她也完全知道，门敲得多重，正常的客人才能听到；可是这回